三里湾(二)

赵树理——

SANLI

WAN

ZHao shu li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丛书名：现代文学

书　名：三里湾（二）

作　者：赵树理

出版社：学苑音像出版社

出版日期：2005-1-1

ISBN：7-88050-475-3/I27

定 价：10.00

李家庄的变迁

1

李家庄有座龙王庙，看庙的叫“老宋”。老宋原来也有名字，可是因为他的年纪老，谁也不提他的名字；又因为他的地位低，谁也不加什么称呼，不论白胡老汉，不论才会说话的小孩，大家一致都叫他“老宋”。

抗战以前的八九年，这龙王庙也办祭祀，也算村公所；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，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——是村警也是庙管。

庙里挂着一口钟，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。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：若是只打三声——往往是老宋亲自打，就是有人敬神；若是不住乱打，就是有人说理。有

人敬神，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；有人说理，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。

一天，老宋正做早饭，听见庙门响了一声，接着就听见那口钟当当当地响起来。隔着竹帘子看，打钟的是本村的教书先生春喜。

春喜，就是本村人，官名李耀唐，是修德堂东家的本家侄儿。前几年老宋叫春喜就是“春喜”，这会春喜已经二十好几岁了，又在中学毕过业，又在本村教小学，因此也叫不得“春喜”了。可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汉，把他亲眼看着长大了的年轻后生硬叫成“先生”，也有点不好意思。老宋看见打钟的是他，一时虽想不起该叫他什么，可是也急忙迎出来，等他打罢了钟，向他招呼道：“屋里坐吧！你跟谁有什么事了？”

春喜对他这招待好像没有看见，一声不哼走进屋里向他下命令道：“你去报告村长，就说铁锁把我的桑树砍了，看几时给我说！”老宋去了。等了一会，老宋回来说：“村长还没有起来。村长说今天晌午开会。”春喜说：“好！”说了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

老宋把饭做成，盛在一个串门大碗[①] 里，端在手里，走出庙来，回手锁住庙门，去通知各项办公人员和事主。他一边吃饭一边找人，饭吃完了人也找遍

① 串门大碗，即一碗可以吃饱的大碗。

了，最后走到福顺昌杂货铺，通知了掌柜王安福，又取了二十斤白面回庙里去。这二十斤面，是准备开会时候做烙饼用的。从前没有村公所的时候，村里人有了事是请社首说理。说的时候不论是社首、原被事主、证人、庙管、帮忙，每人吃一斤面烙饼，赶到说完了，原被事主，有理的摊四成，没理的摊六成。民国以来，又成立了村公所；后来阎锡山巧立名目，又成立了息讼会，不论怎样改，在李家庄只是旧规添上新规，在说理方面，只是烙饼增加了几份——除社员、事主、证人、帮忙以外，再加上村长副、闾邻长、调解员等每人一份。

到了晌午，饼也烙成了，人也都来了，有个社首叫小毛的，先给大家派烙饼——修德堂东家李如珍是村长又是社首，李春喜是教员又是事主，照例是两份，其余凡是顶两个名目的也都照例是两份，只有一个名目的照例是一份。不过也有不同，像老宋，他虽然也是村警兼庙管，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。小毛自己虽是一份，可是村长照例只吃一碗鸡蛋炒过的，其余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。照例还得余三两份，因为怕半路来了什么照例该吃空份子的人。

吃过了饼，桌子并起来了，村长坐在正位上，调解员是福顺昌掌柜王安福，靠着村长坐下，其余的人也都依次坐下。小毛说："开腔吧，先生！你的原告，你

雷锋全本读书网 www.leifeng.com

先说！”

春喜说：“好，我就先说！”说着把椅子往前一挪，两只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捋，把脊梁骨挺得直蹶蹶地说道：“张铁锁的南墙外有我一个破茅厕……”

铁锁插嘴道：“你的？”

李如珍喝道：“干什么？一点规矩也不懂！问你时候你再说！”回头又用嘴指了指春喜，“说吧！”

春喜接着道：“茅厕旁边有棵小桑树，每年的桑叶简直轮不着我自己摘，一出来芽就有人摘了。昨天太阳快落的时候，我家里去这桑树下摘叶，张铁锁女人说是偷他们的桑叶，硬拦住不叫走，恰好我放学回去碰上，说了她几句，她才算丢开手，本来我想去找张铁锁，叫他管教他女人，后来一想，些小事走开算了，何必跟她一般计较，因此也没有去找他。今天早上我一出门，看见桑树不在了，我就先去找铁锁。一进门我说：‘铁锁！谁把茅厕边那小桑树砍了？’他老婆说：‘我！’我说：‘你为什么砍我的桑树？’她说：‘你的？你去打听打听是谁的！’我想我的东西还要去打听别人？因此我就打了钟，来请大家给我问问他。我说完了，叫他说吧！看他指什么砍树。”

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铁锁：“张铁锁！你说吧！你为什么砍人家的树？”

铁锁道：“怎么你也说是他的树？”

李如珍道："我还没有问你你就先要问我啦是不是？你们这些外路人实在没有规矩！来了两三辈了还是不服教化！"

小毛也教训铁锁道："你说你的理就对了，为什么先要跟村长顶嘴？"

铁锁道："对对对，我说我的理：这棵桑树也不是我栽的，是它自己出的，不过长在我的茅厕墙边，总是我的吧？可是哪一年也轮不到我摘叶子，早早地就被人家偷光了……"

李如珍道："简单些！不要拉那么远！"

铁锁道："他拉得也不近！"

小毛道："又顶起来了！你是来说理来了呀，是来顶村长来了？"

铁锁道："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说话？"

福顺昌掌柜王安福道："算了算了！怨咱们说不了事情。我看双方的争执在这里，就是这茅厕究竟该属谁。我看这样子吧：耀唐！你说这茅厕是你的，你有什么凭据？"

春喜道："我那是祖业，还有什么凭据？"

王安福又向铁锁道："铁锁你啦？你有什么凭据？"

铁锁道："连院子带茅厕，都是他爷爷手卖给我爷爷的，我有契纸。"说着从怀里取出契纸来递给王

安福。

大家都围拢着看契，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。

春喜道："大家看吧！看他契上是一个茅厕呀，是两个茅厕！"

铁锁道："那上边自然是一个！俺如今用的那个，谁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？"

李如珍道："不是凭你的嘴硬啦！你记得记不得？"

铁锁道："那是三十年前的事，我现在才二十岁，自然记不得。可是村里上年纪的人多啦！咱们请出几位来打听一下！"

李如珍道："怕你嘴硬啦？还用请人？我倒五十多了，可是我就记不得！"

小毛道："我也四十多了，自我记事，那里就是两个茅厕！"

铁锁道："小毛叔！咱们说话都要凭良心呀！"

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铁锁道："照你说是大家打伙讹你啦，是不是？"

铁锁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，心里有点慌，只得说道："那我也不敢那么说！"

窗外有个女人抢着叫道："为什么不敢说？就是打伙讹人啦！"只见铁锁的老婆二妞当当当跑进来，一手抱着个孩子，一手指划着，大声说道："你们五十

多的记不得，四十多的记得就是两个茅厕，难道村里再没有上年纪的人，就丢下你们两个了？……”

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混蛋！这样无法无天的东西！滚出去！老宋！撵出她！”

二妞道：“撵我呀！贼是我捉的，树也是我砍的，为什么不叫我说话？”

李如珍道：“叫你来没有？”

二妞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叫我？哪有这说理不叫正头事主的？”

小毛道：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有你男人在场，叫你做什么？走吧走吧！”说着就往外推她。

二妞把小毛的手一拨道：“不行！不是凭你的力气大啦！贼是我捉的，树是我砍的！谁杀人谁偿命！该犯什么罪我都领，不要连累了我的男人。”

在窗外听话的人越挤越多，都暗暗点头，还有些人交头接耳说：“二妞说话把得住理！”

正议论间，又从庙门外走进个人来，有二十多岁年纪，披着一头短发，穿了件青缎夹马褂，手里提了根藤条手杖。人们一见他，跟走路碰上蛇一样，不约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气，给他让开了一条路。这人叫小喜，官名叫继唐，也是李如珍的本家侄子，当年也是中学毕业，后来吸上了金丹，就常和邻近的光棍们来往，当人贩、卖寡妇、贩金丹、挑词讼……无所不为，

这时又投上三爷的门子，因为三爷是阎锡山的秘书长的堂弟，小喜抱上这条粗腿，更是威风凛凛，无人不怕。他一进去，正碰着二妞说话，便对二妞发话道："什么东西唧唧喳喳的！"

除了村长是小喜的叔父，别的人都站起来陪着笑脸招呼小喜，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骂，就顶他道："你管得着？你是公所的什么人？谁请的你？……"

二妞话没落音，小喜劈头就是一棍道："滚你妈的远远的！反了你！草灰羔子！"

小毛拦道："继唐！不要跟她一般计较！"又向二妞道："你还不快走？"

二妞并不哭，也不走，挺起胸膛向小喜道："你杀了我吧！"

小喜抡转棍子狠狠地又在二妞背上打了两棍道："杀了你又有什么事？"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，小孩子大哭起来。

窗外边的人见势头不对，跑进去把二妞拉出来了。二妞仍不服软，仍回头向里边道："只有你们活的了！外来户还有命啦？"别的人低声劝道："少说上句吧！这时候还说什么理？你还占得他的便宜呀？"

村长在里边发话道："闲人一概出去！都在外边乱什么？"

小毛子揭起帘子道："你们就没有看见庙门上的

虎头牌吗？‘公所重地，闲人免进。’你们乱什么？出去！”

窗外的人们也只得掩护二妞走出去。

小毛见众人退出，赶紧回头招呼小喜：“歇歇，继唐！老宋！饼还热不热了？”

老宋端过一盘烙饼来道：“放在火边来，还不很冷！”说着很小心地放在小喜跟前。

小喜也不谦让，抓起饼子吃着，连吃带说：“我才从三爷那里回来。三爷托我给他买一张好条几，不知道村里有没有？”

小毛道：“回头打听一下看吧，也许有！”

李如珍道：“三爷那里很忙吗？”

“忙，”小喜嘴里嚼着饼子，连连点头说，“事情实在多！三爷也是不想管，可是大家找得不行！凡是县政府管不了的事，差不多都找到三爷那里去了。”老宋又端着汤来，小喜接过来喝了两口，忽然看见铁锁，就放下碗向铁锁道：“铁锁！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！你看那像个什么样子？唧唧喳喳，一点也不识羞！就不怕别人笑话？”

铁锁想：“打了我老婆，还要来教训我，这成什么世界？”可是势头不对，说不得理，也只好不作声。

停了一会，小喜的汤也快喝完了，饼子还没有吃到三分之一。福顺昌掌柜王安福向大家提道：“咱们

雷西全本精校网 www.xiaoshuo.com

还是说正事吧！”

小喜站起来道：“你们说吧！我也摸不着，我还要给三爷买条几去！”

小毛道：“吃了再去吧！”

小喜把盘间里的饼一卷，捏在手里道：“好，我就拿上！”说罢，拿着饼子，提起他的藤条手杖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王安福接着道：“铁锁！你说你现在用的那个茅厕是你父亲后来打的，能找下证人不能？”

铁锁道：“怎么不能？你怕俺邻家陈修福老汉记不得啦？”

春喜道：“他不行！一来他跟你都是林县人，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爷爷，是你的老丈爷，那还不是只替你说话？”

铁锁道：“咱就不找他！找杨二奎吧？那可是本地人！”

春喜道：“那也不行！白狗是你的小舅，定的是杨三奎的闺女，那也有亲戚关系。”

铁锁道：“这你难不住我！咱村的老年人多啦！”随手指老宋道：“老宋也五六十岁了，跟我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吧？”

小毛拦道：“老宋他是个穷看庙的，他知道什么？你叫他说说他敢当证人不敢？老宋！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老宋自然记是，可是他若说句公道话，这个庙就住不成了，因此他只好推开："咱从小是个穷人，一天只顾弄着吃，什么闲事也不留心。"

李如珍道："有契就凭契！契上写一个不能要人家两个，还要找什么证人？村里老年人虽然多，人家谁也不是给你管家的！"

小毛道："是这样吧！我看咱们还是背场谈谈吧！这样子结不住口。"

大家似乎同意，有些人就漫散开来交换意见。小毛跟村长跟春喜互相捏弄了一会手码，王安福也跟闾邻长们谈了一谈事情的真相。后来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："这样吧！他们的意思，叫铁锁包赔出这么个钱来！"说着把袖口对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，接着道："你看怎么样？"

王安福悄悄道："说真理，他们卖给人家就是这个茅厕呀！人家用的那一个，真是他爹老张木匠在世时候打的。我想这你也该记得！"

小毛道："那不论记得不记得，那样顶真，得罪的人就多了。你想：村长、春喜，意思都是叫他包赔几个钱。还有小喜，不说铁锁，我也惹不起人家呀！"

王安福没有答话，只是摇头。闾邻长们也不敢作什么主张，都是看看王安福，看看村长，看看小毛，直到天黑也没说个结果，就都回家吃饭去了。

晚上，老宋又到各家叫人，福顺昌掌柜王安福说是病了，没有去。其余的人，也有去的，也有不去的。大家在庙里闷了一会，村长下了断语：茅厕是春喜的，铁锁砍了桑树包出二百块现洋来，吃烙饼和开会的费用都由铁锁担任，叫铁锁讨保出庙。

2

陈修福老汉当保人，保证铁锁一月以后还钱，才算放铁锁出了庙。铁锁气得抬不起头来，修福老汉拉着胳膊把他送到家。他一回去，一头睡在床上放声大哭，二妞问他，他也说不出话来，修福老汉也劝不住。一会，邻家们也都听见了，都跑来问询，铁锁仍哭得说不出话来，修福老汉才把公所处理的结果一件件告诉大家说："茅厕说成人家的了，还叫包人家二百块钱，再担任开会的花费。"铁锁听老汉又提起来，哭得更喘不过气来，邻家们人人摇头，二妞听了道："他们说得倒体面！"咕咚一声把孩子放在铁锁跟前道："给你孩子，这事你不用管！钱给他出不成！茅厕也给

他丢不成！事情是我闯的，就是他，就是我！滚到哪里算哪里，反正是不得好活！”一边说，一边跳下床就往外跑，邻家们七八个人才算把她拖住。小孩在炕上直着嗓子号，修福老汉赶紧抱起来。

大家分头解劝，劝的二妞暂息了怒，铁锁也止住了哭。杨三奎向修福老汉道：“太欺人！不只你们外路人，就是本地人也活不了。你看村里一年出多少事，哪一场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啦？实在没法！”

内中有个叫冷元的小伙子跳起来叫道：“铁锁！到哪个崖头路边等住他，你不敢一镢头把他捣下沟里？”

杨三奎道：“你们年轻人真不识火色[①]！人家正在气头上啦，说那些冒失话抵什么事？”说得冷元又蹲下去了。年轻人们指着冷元笑道：“冷家伙，冷家伙！”

闷了一小会，修福老汉道：“我看可以上告他！就是到县里把官司打输了，也要比这样子了场合算。”

杨三奎道：“那倒可以！到县里他总不能只说一面理，至少也要问一问证人。”

冷元道：“这事真气死人！可惜我年纪小记不得，要不我情愿给你当证人！”

杨三奎道：“你年纪小，有大的！”有几个三四十

① 不识火色，即不识时机的意思。

岁的人七嘴八舌接着说:“铁锁他爹打茅厕这才几天呀!三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记得!”“你状上写谁算谁,谁也可以给你证明。”“多写上几个!哪怕咱都去啦!”

二妞向铁锁道:“胖孩爹!咱就到县里再跟他滚一场!任凭把家当花完也不能叫便宜了他们爷们!”又向修福老汉道:“爷爷!你不是常说咱们来的时候都是一筐一担来的吗?败兴到底咱也不过一筐一担担着走,还落个够大!怕什么?”

正说话间,二妞的十来岁的小弟弟白狗,跑进来叫道:“姐姐!妈来了!”二妞正起来去接,她妈已经进来了。她妈悄悄道:“你们正说什么?”冷元抢着大声道:“说告状!”二妞她妈摆手道:“人家春喜媳妇在窗外听啦!”大家都向窗上看。二妞道:“听她听罢,她能堵住我告状?”

大家听说有人听,也就不多说了,都向二妞她妈说:“你好好劝劝她吧。”说着也就慢慢散去。

李如珍叔侄们回去,另是一番气象:春喜、小喜、小毛,都集中在李如珍的大院里,把黑漆大门关起来庆祝胜利。晌午吃过烙饼,肚子都很不饿,因此春喜也就不再备饭,只破费了十块现洋买了一排金丹棒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